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 檔案叢刊

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

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編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叢刊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全一百八十冊)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013 - 5038 - 4

I. ①清… II. ①中… III. ①軍機處—檔案資料—彙編—中國—清代 IV. ①K249. 06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42346 號

責任編輯: 林榮 于浩

編輯助理: 王曉 景晶

封面設計: 程春燕

ISBN 978-7-5013-5038-4



書名 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全一百八十冊)

著者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編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原北京圖書出版社)

發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張 4108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5038 - 4

定價 85000.00 圓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委員會

(按姓氏筆畫排序)

于沛	成崇德	朱誠如
李文海	孟超	馬大正
徐兆仁	陳樺	鄒愛蓮
戴逸		

《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編委會

編委會主任	胡旺林
編委會副主任	趙雄
主編	李國榮
副編	趙文良
常務編委	田露汶
編委	王徵
趙文良	郭美蘭
田露汶	郝艷紅
陳燕平	劉杜英
王雁	
徵旭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一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為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為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為

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昇為理性之認識，纔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歸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為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為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為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為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較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作《重修清史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

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敘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

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唯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皮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澌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燬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古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來之稿本、抄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目，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抄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攜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攜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

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唯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绠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作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編輯說明

《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珍貴檔案，是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規劃出版的檔案叢刊系列之一，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可資清史研究的大型檔案文獻彙編。這裏謹就有關情況說明如下：

一、清代軍機處檔案彌足珍貴。軍機處，始設於雍正年間，是清代輔佐皇帝的中樞機構，清人亦以「樞垣」或「樞廷」稱之。軍機處分設滿漢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職責主要是「掌書諭旨，綜軍國之要，以贊上治機務」（《欽定大清會典》卷三）。清朝皇帝通過軍機處將機密諭旨直接寄給文武重臣，稱為「廷寄」，中間不再經過內閣，對邦國大政的處理更無需議政王大臣會議決議。軍機處每日將經手的硃批奏摺等全部另錄一份，以資歸檔存證。軍機處自雍正七年（一七二九）設立，到宣統三年（一九一二）撤銷，在這一百八十多年時間裏，凡有關清王朝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重大事件的處理始末，無不記錄在案。因此，軍機處檔案堪稱清廷軍政要務核心機密的總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清代軍機處檔案，包括上諭檔、錄副奏摺、檔簿、來文、照會、清冊、電報、函札、奏表、奏稿、雜件、輿圖等，滿漢文兼有，其數量鉅大，且內容極其豐富。隨手登記檔即是軍機處檔簿之一。

二、隨手登記檔是軍機處每日處理文檔的原始登記簿。清人震鈞《天咫偶聞》卷一，對軍機處隨手登記

檔這樣描述：「樞廷事件，皆書於冊，標日隨手登記。元旦則裝訂新冊，敬書「太平無事」四字於冊端。」清人梁章鉅《樞垣記略》卷二記載：「直（值）日章京將本日所接奏摺，所遞片、單，所奉諭旨，詳悉分載。硃批則全錄，諭旨及摺片則摘敘事由。有應發內閣者注「交」字，應發兵部者注明馬遞及里數。以春夏二季為一冊，秋冬二季為一冊，謂之隨手。」軍機處隨手登記檔之設，始於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止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二），逐日登記，按年月裝訂成冊。乾嘉時期，每半年訂為一冊；道咸以後，中外交涉頻繁，諭旨、奏摺日多，故每季成冊。就其內容而言，軍機處隨手登記檔以時間為線索，登記了皇帝諭旨和大臣奏摺的梗概要點以及文書處理的結果。可以說，隨手登記檔不僅是清代軍機處每日處理諭旨、奏摺等各項事件的摘由總目和索引，可供後世查閱之用，同時也是清代乾隆朝以後樞要朝政的總彙，其所載內容本身即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特殊的檢索功用。

三、軍機處隨手登記檔首次全面系統公佈。現存軍機處隨手登記檔相對而言比較系統完整。其中，除乾隆朝缺失十一年（乾隆五年、六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五十九年），同治朝缺失九年（同治元年至同治九年）外，其他嘉慶、道光、咸豐、光緒、宣統五朝的隨手檔均係完整，總計五百餘冊。這些隨手檔，既有正本與稿本之分，亦有重複本，實際所存原檔正本為二百一十冊。為方便社會各界的查閱利用，二〇〇〇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合作，編纂出版了《乾隆朝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此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合作，傾力推出大型檔案文獻彙編《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作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規劃出版的檔案叢刊系列之一，全面收錄了從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到宣統三年（一九一二）一百餘年間的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本書在甄選編纂過程中，剔除了重複

的簿冊，儘量選用字跡較為清晰的正本，沒有正本的則用稿本替補。

四、全書編排採用編年體例。軍機處隨手登記檔的原檔，乾嘉時期一年兩冊，春夏兩季一冊，秋冬兩季一冊；道咸以後每季一冊，一年共分春季檔、夏季檔、秋季檔、冬季檔四冊。此次出版，在系統整理嘉慶至宣統六朝所存軍機處隨手登記檔的基礎上，打破原有分冊界限，按照檔冊的形成時間依次編排，成書總計一百八十冊。關於軍機處隨手登記檔上原有的貼簽，分為大簽和小簽兩種情況，在正文編排過程中分別作了不同的處理。對於大簽，將有簽的兩個筒子葉都完整地予以保留，並且貼簽落下的葉面在前，貼簽掀起的葉面在後。對於小簽，主要集中在嘉慶朝，處理原則是把涉及貼簽的兩葉整合到一葉上，既確保不破壞原檔的完整性，又保持貼簽的原貌和位置。

五、各冊分別編製檢索目錄。本書各冊按朝年月日依次編排，在目錄中對每日登記的諭旨、奏摺、奏片、清單等進行簡要的著錄。著錄原則為：其一，關於諭旨的著錄。明發上諭的受諭者，注為「內閣」，著於當日最前，其他寄信諭旨的受諭者依次著錄；當日若無明發上諭，則依次著錄寄信諭旨的受諭者；同日同一受諭者，即使出現兩次以上，在目錄中祇著錄一次；一份諭旨中，受諭者在兩個之內（含兩個）的，一併著錄；受諭者在兩個以上的，則祇著錄第一個受諭者並加「等」字。其二，關於奏摺的著錄。一份摺件中，具奏者在兩個之內（含兩個）的，一併著錄；具奏者在兩個以上的，則祇著錄第一個具奏者並加「等」字。其三，關於著錄的間隔。目錄中，各諭旨的受諭者或摺件的具奏者之間空一個字，以示為不同檔；同一文件中的兩個受諭者或兩個具奏者之間空四分之一個字，以示姓名的區分。其四，關於遵循原檔。原檔登記中祇記載受諭者或具奏者姓載其衙署或官職，無明確受諭者或具奏者姓名的，均依照原檔著錄；原檔登記中祇記載受諭者或具奏者姓

氏的，其名標以「□」；原檔所載的受諭者及具奏者姓名中出現同音不同字或疑似誤寫的，按原檔照錄；目錄中開列的朝年月日，即為原檔簿冊所載的登記日期，登記當日即便沒有諭旨或摺件記錄（日期後一般標注「太平無事」等字樣），仍作為目錄中的一條予以開列，但無實際著錄內容；原檔簿冊中未作記載的日期，目錄中均不增補。

六、該書影印出版以保持檔案原貌。全書使用檔案原件翻拍膠片進行影印，採用單欄排版。因原檔年代久遠，多有微點污跡，以致影響到個別檔案內容的閱讀，凡此均經編者酌作修版。個別檔案原簿冊有缺葉殘損或字跡模糊等情況，均沿其原貌。全書的圖像畫面，大體將原檔按照統一的比例進行了適當的縮小處理。對個別字跡過小、畫面模糊的檔案，進行了特殊技術處理，以確保整套書的品質。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合作推出的《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是對軍機處隨手檔全面系統地公佈，這批珍貴檔案的整理出版，為清史研究提供了一套翔實的史料彙編和檢索憑據，必將對清史研究起到推動作用。由於編者水平有限，本書在整理編纂中難免存在疏漏欠妥之處，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編委會

二〇一三年八月

總目錄

第一冊

嘉慶元年

正月	一
二月	一
三月	一
四月	一
五月	一
六月	一
七月	一
八月	一
九月	一
十月	一
十一月	一

嘉慶元年

十二月	一
正月	一
二月	一
三月	一
四月	一
五月	一
六月	一
七月	一
八月	一
九月	一
十月	一
十一月	一

第二冊

嘉慶二年

十二月	一
正月	一
二月	一
三月	一
四月	一
五月	一
六月	一
七月	一
八月	一
九月	一
十月	一
十一月	一

第三冊

嘉慶三年

十一月	六五四
十二月	七〇二
正月	一
二月	三七
三月	八五
四月	一三五
五月	一七一
六月	二一一
七月	二五七
八月	二九八
九月	三三一
十月	三七〇
十一月	四〇六
十二月	四四一
正月	四八三
二月	五〇九

第四冊

嘉慶四年

三月	五四〇
四月	五七一
五月	六〇五
六月	六四四
七月	一
八月	四五
九月	八九
十月	一二九
十一月	一七八
十二月	二四七
正月	三〇七
二月	三六一
三月	四三五
四月	四五二
五月	五五八
閏四月	六一七
嘉慶四年	嘉慶五年

第五冊

嘉慶五年	六月	六六七
七月	八月	七六
八月	九月	一五〇
九月	十月	二〇八
十月	十一月	二七一
十一月	十二月	三三九
十二月	嘉慶六年	一
正月	二月	一一〇
二月	三月	五五
三月	四月	一五九
四月	五月	二〇〇
五月	六月	二四七
六月	七月	二九九
七月	八月	三三八
八月	九月	四〇三
九月	十月	四六六
十月	嘉慶六年	五三一
十一月	嘉慶六年	五六三
十二月	嘉慶六年	五九三
正月	二月	四六六
二月	三月	五三一
三月	四月	五六三
四月	五月	六〇六
五月	六月	六五二
六月	七月	七九
七月	八月	八八
八月	九月	九九
九月	十月	一七九
十月	十一月	一二二
十一月	嘉慶七年	五八
十二月	嘉慶七年	三

第七冊

嘉慶七年	七月	一
八月	九月	二六
九月	十月	三一
十月	十一月	三九
十一月	嘉慶七年	四一
十二月	嘉慶七年	四三
正月	二月	四四三
二月	三月	四五九
三月	四月	四九六
四月	五月	六〇六
五月	六月	六五二
六月	七月	七九
七月	八月	八八
八月	九月	九九
九月	十月	一七九
十月	十一月	一二二
十一月	嘉慶七年	五八
十二月	嘉慶七年	三